



此书已被翻译成29种语言，累计销量5000万册，风靡欧美、日本。

英国威廉王子夫妇的蜜月之旅首选小说原型地——爱德华王子岛，

凯特王妃说：“每个少女心中都有一个安妮，我要来寻找属于我童年记忆中的那个安妮。”

# 红发安妮

[加]露西·莫德·蒙哥马利 著

姚遥 译

清华大学出版社

# 红发安妮

## ANNE OF GREEN GABLES

【加】露西·莫德·蒙哥马利 / 著

姚遥 / 译



清华大学出版社  
北京

Translation Copyright @ Anne in China Inc. 2011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侵权举报电话：010-62782989 13701121933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红发安妮 / (加) 蒙哥马利 (Montgomery, L.M.) 著；姚遥译。--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2.1

(书名原文：Anne of Green Gables)

ISBN 978-7-302-27152-9

I . ①红… II . ①蒙… ②姚… III . ①长篇小说－加拿大－现代 IV . ①I71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213138号

责任编辑：纪海虹

整体设计：刘 派

责任校对：王凤芝

责任印制：杨 艳

出版发行：清华大学出版社 地 址：北京清华大学学研大厦A座

<http://www.tup.com.cn> 邮 编：100084

社 总 机：010-62770175 邮 购：010-62786544

投稿与读者服务：010-62776969, c-service@tup.tsinghua.edu.cn

质 量 反 馈：010-62772015, zhiliang@tup.tsinghua.edu.cn

印 装 者：北京天成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182×260 印 张：19.5 字 数：290千字

版 次：2012年1月第1版 印 次：2012年3月第2次印刷

定 价：38.00元

---

产品编号：044620-01



正如我们国旗上的枫叶一样，你即将翻开的这本小说也是加拿大的文化地标之一，迄今为止，它已经为全世界成千上万的读者所喜闻乐见。在我看来，《红发安妮》之所以能够俘获各国读者的芳心，是因为它所描述的故事与人物超越了不同语言和文化的隔膜。通过安妮·雪莉的故事，作者露茜·莫德·蒙哥马利创造出一个深受读者喜爱的人物形象，她身上的种种特质令人不由自主地心驰神往——她那独立自强的精神，她那善良慷慨的个性，她那无远弗届的想象力。

蒙哥马利笔下的故事极富渲染力，一个孤苦无依的小女孩在爱德华王子岛的一个小小村镇里找到了归宿并且快乐地成长，其中的情节常常令读者们情到深处不由得流下或悲伤或喜悦的泪花。与此同时，安妮身上那些带有普世性的高尚品质也深深激励了我们：仁者爱人，合群利他，勤劳进取并从中获取生活的乐趣。正如普天之下的所有好人一样，安妮的人性光辉使她所生活的那个小小世界变得更加美好。

希望你们能像我和我的家人一样，发自内心地喜欢这本书。希望你们能像加拿大和世界各地难以计数的万千读者一样，在读完这本妙趣横生的小说之后，油然生出一种继续探索安妮世界的情感冲动。此时此刻，我诚挚地邀请你们造访加拿大，去美丽的爱德华王子岛放飞梦想，那里正是蒙哥马利女士及其动人故事的灵感之源。

劳伦·哈珀  
加拿大总理夫人

## 真爱与希望常青 ——《红发安妮》中译本序

李肇星<sup>1</sup>

我的北大小校友姚遥最近翻译了一本新书《红发安妮》。作为新任中国翻译协会会长和清华大学国家软实力研究院的筹建者之一，我先睹为快，觉得百年清华的出版社愿意出版此书颇有道理。

然而，说是新书，其实是部一百多岁的“老书”。

一九〇二年，二十八岁的露西·莫德·蒙哥马利女士开始在加拿大的爱德华王子岛创作其处女作《红发安妮》。直到一九〇八年，遭五次退稿后，这本描述少女安妮成长历程的小说才被美国波士顿的一家出版社看中，并一跃成为当年的畅销书。

《红发安妮》俘获过千百万人的心，读者来信如雪片般飞到作者家中。其中，有一封信来自美国大文豪马克·吐温，显得尤为珍贵。一九〇八年，吐温正当凄凉的晚年，安妮的乐观给了他一缕阳光。他在信中激动地写道：“安妮是继不朽的爱丽丝之后最令人感动和喜爱的儿童形象！”

我从北大毕业前写的一篇学年论文的题目是《漫议吐温的文学创作风格》。我知道马克·吐温这位作家说话实在。他还曾为在美国打工的中国人仗义执言。

一九一一年，马克·吐温与世长辞。此后，特别是在两场惨绝人寰的世界大战中，他喜爱的“红发安妮”曾给予很多人生活的勇气和乐趣。

一九四二年，“二战”正酣之际，《红发安妮》的作者露西离开了人世。在其后的岁月里，世界强权政治依旧作威作福，然而，为了有一个公平一点、公正一点的世界，各国人民一直在不懈奋斗，也永远需要相互鼓励。

---

<sup>1</sup> 李肇星，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部长，现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翻译协会会长，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院长，清华大学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

希望《红发安妮》能够成为中国与加拿大人民之间又一个友谊使者。与安妮一样，中国的少男少女勤劳、勇敢、乐观，同样怀抱着对于未来的憧憬。读读这本书，青年朋友们会更有理由期盼，在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二十一世纪，以人为本的理念会更加深入人心，全世界人民的友谊会更加美好。

爱与希望永不凋零。

（顺便提一下，本书的汉语译文比较纯朴，不像个别追求时髦的青年朋友在说中国话、唱中国歌时，会时不时掺杂几个洋文词儿。这种做法如果出现在小品中或者只是聊以解嘲，当然也无可厚非，可是如果平时说话与唱歌时也是如此，就显得缺乏民族自尊了。严谨的翻译既要忠实原文，也要敬畏母语。）

二〇一一年九月七日  
从成都赴广元路上

## 译者的话：痛饮生活的满杯

姚遥<sup>1</sup>

直到译完《红发安妮》我才恍然大悟，原来自己从前是那么不懂女孩的心。

二〇一一年七月，带着被自己俘获芳心的娇妻凯特，新婚燕尔的威廉王子出现在加拿大东海岸的爱德华王子岛上。比起之前那场万众瞩目的世纪婚礼，王子与王妃显得轻松而惬意，他们唱歌、划船、开飞机，尽情享受着人生之中最甜美的幸福时光。当记者向凯特王妃问起“为何要选择在这里共度蜜月”时，这位灰姑娘般的二十九岁新娘脱口而出：“因为这里是安妮的故乡，每个少女心中都有一个安妮，我要来寻找属于我童年记忆中的那个安妮。”

安妮是谁？在英语世界中，这个虚构的加拿大女孩儿可谓大名鼎鼎，一点儿也不输给我们华文世界中的花木兰或林黛玉。然而，与哭哭啼啼的林黛玉不同，这个满脸雀斑的红发少女却是个天生的乐天派。她生活在一百多年前的爱德华王子岛，自幼父母双亡，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直到十一岁时被一对年届花甲的农民兄妹收养。本书描述的即是安妮从十一岁到十六岁的少年时光。不过，在读者阅读本书前，我特别想提醒的是，它绝非只是一本简单的少儿读物。

于我而言，少年时期已经有些印象模糊。今天，爱做梦的年轻人似乎更喜欢充斥着神奇魔力的童话故事。仙女的魔杖、巫婆的扫帚、哈里·波特的魔法棒、芙蓉女侠的排山倒海，在一个个奇美魔幻的世界中，人们似乎可以轻轻松松便把天大的难题化解于无形。或许，在如今这个工商业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中，无助的青少年或多或少都渴望获得某种超自然的力

---

<sup>1</sup> 姚遥，北京大学法学学士，清华大学文学硕士，清华大学－哈佛大学“中美富布赖特项目”联合培养博士，现任职于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量，以便使渺小的自己在幻梦之中变得随心所欲。

然而，魔法世界却与安妮无关。安妮，只是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女孩儿，就如同现实生活中的你，或你的女友一样。她没有沉鱼落雁的花容，也不会眼花缭乱的魔法，可是，这个平凡的少女却有着一种让人无法不喜爱的人格魅力。她不是人见人爱的大美女，却总是能用情真意切的语言打动人心；她自小孤苦伶仃，却鲜少怨天尤人，只知道用勤劳的双手改变命运的走向；她并非没有缺点，和古往今来的所有小女生一样，她多愁善感，有着一颗敏感而悸动的心，只是与众不同的是，她拥有超凡的想象力，不论遇到什么忧愁烦恼，总是能以最乐观的心态，在脑海中描绘出一个异常美好的明天。

这是有关十九世纪一个异国少女的成长故事，不过在我看来，它却非常适合于今日中国的“八〇后”与“九〇后”，甚至更加年长的朋友们。当我们生长于一个父辈在“铁饭碗时代”所未曾经历过的竞争残酷的市场社会，当我们此生注定要遭受诸如“打工”、“蜗居”或“房奴”等生活挑战，红发安妮——那个鲜少怨天尤人且总是乐观前进的红发安妮，实在是一剂能够化解压力、鼓舞生机的精神良药。当然，我们中国人也并不缺乏吃苦耐劳的品质与传统，然而除此之外，我们似乎还可以试着学习安妮那天马行空的想象力与无限阳光的乐观精神。

正因安妮的故事中倒映着我们今天的生活经验，在翻译本书时我既使用了不少符合中国人语言传统的成语和谚语，也偶尔借用了一些时下在年轻人中较为流行的语汇与句式。或许，诚如凯特王妃所言，“每个人心中都有自己的安妮”，每个民族、每个国家、每个时代应该也都有与之相呼应的安妮故事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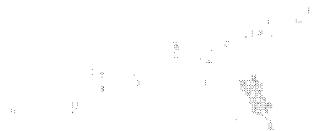
感谢安妮，让我重新认识了女孩，也重新认识了生活。生活，恰似一

个原本空空如也的杯子，随着岁月流转与时空交错，逐渐装满了我们无法预期、也无法躲避的喜怒哀乐。不妨学习安妮的生活态度吧，怀抱一颗乐观与感恩的心，去热爱我们的生活，去直面其中的风雨，去开怀痛饮这生活的满杯。

二〇一一年九月三日  
于北京清华园



《等待》 插画 / 庄维嘉 尺寸 / 270 mm × 195 mm



## 目录

第一章 / 林德太太大吃一惊	/ 1
第二章 / 马修大吃一惊	/ 9
第三章 / 马莉拉大吃一惊	/ 23
第四章 / 绿山墙农舍的清晨	/ 31
第五章 / 安妮的身世	/ 37
第六章 / 马莉拉的决定	/ 43
第七章 / 安妮的祈祷	/ 49
第八章 / 新生活的乐趣	/ 53
第九章 / 吵架风波	/ 61
第十章 / 登门道歉	/ 69
第十一章 / 主日学校的新成员	/ 77
第十二章 / 友谊的誓言	/ 83
第十三章 / 郊游的期待	/ 89
第十四章 / 胸针风波	/ 95
第十五章 / 退学风波	/ 105
第十六章 / 醉酒风波	/ 117
第十七章 / 重返学校	/ 127
第十八章 / 扶危救困	/ 133
第十九章 / 跳床风波	/ 141

- 第二十章 / 闹鬼风波 / 153
- 第二十一章 / 蛋糕风波 / 159
- 第二十二章 / 牧师太太的邀约 / 169
- 第二十三章 / 游戏风波 / 173
- 第二十四章 / 音乐会的憧憬 / 181
- 第二十五章 / 马修的礼物 / 185
- 第二十六章 / 故事会的欢声 / 195
- 第二十七章 / 染发风波 / 203
- 第二十八章 / 排练风波 / 211
- 第二十九章 / 城市的诱惑 / 219
- 第三十章 / 向着女王学院，前进！ / 227
- 第三十一章 / 当河水遇到溪流 / 237
- 第三十二章 / 金榜题名 / 243
- 第三十三章 / 演出成功 / 251
- 第三十四章 / 女王学院的新学生 / 263
- 第三十五章 / 寒窗苦读 / 271
- 第三十六章 / 光荣与梦想 / 277
- 第三十七章 / 马修逝去 / 283
- 第三十八章 / 峰回路转 / 289

# 第一章 林德太太大吃一惊

瑞秋·林德太太的家就在安维利镇的一条大路旁，大路经过她家之后随即弯进了一处小小的山谷，那里长满了茂盛的水冬瓜树，以及宛若倒挂金钟的吊钟海棠。山谷中有一条潺潺的小溪，小溪的源头远在老卡斯伯特家农场的树林里。安维利镇的居民们都知道，这条小溪的上游水流湍急，流经那片树林时更是变得曲折蜿蜒，甚至还有许多处不为人知的潭水和瀑布隐秘其中。然而奇妙的是，当小溪流过林德太太门前的山谷时，却突然平缓起来，变得安详与规矩。或许连溪水也知道，在林德太太门前，倘若不适当注重礼节与仪表，是休想逃过她那双锐利的眼睛的。此刻，林德太太可能正坐在窗前，用她那犀利的目光审视着窗外的一切，无论是潺潺的溪水还是玩闹的孩童，什么都不会逃离她的视线；而且，一旦发现有什么异常之处，她总会想尽办法探个水落石出，否则，她可能会终日寝食难安。

安维利镇附近的村民大多是热心肠，有时候为了帮助左邻右舍，甚至

连自己家的事情都不管不顾；然而，瑞秋·林德太太却与众不同，她可是一个打着灯笼都难得找到的内外兼顾的贤人。她着实是个善于当家的人，做起家务活来可谓得心应手、干净利落；她召集成立的安维利“缝纫小组”，帮忙管理着教会开办的主日学校<sup>1</sup>，同时也是教会救助协会与各种传教机构的强大后援团。就算是如此这般地“日理万机”，林德太太仍然能够挤出足够的时间，一连数个小时坐在厨房的窗前，一边“警惕”地注视着那条伸进山谷的盘山大路，一边飞针走线地缝制着手中的一床床棉被——最多的一次，她竟然连续缝制了十六床，安维利镇的主妇们每次提起这个纪录，都不由自主地伸出大拇指。

安维利镇坐落在一个小小的三角形半岛上，这个半岛的前端刚好伸进圣劳伦斯湾，两边则被碧蓝色的海水包围和簇拥。所以，那条自林德太太家门前伸进山谷的大路便成了进出安维利镇的必经之路，如此一来，来来往往的任何行人都难逃她那双如鹰般敏锐的法眼。

六月初的一个下午，林德太太照例坐在自家的窗前。阳光从窗格中透射进来，温暖而明亮；在窗外斜坡上的果园里，满眼都是盛开着的粉白相间的花朵，宛如新娘脸颊上那泛起的红晕。在这些密匝匝的花朵之间，成群结队的蜜蜂上下飞舞，嗡嗡的振翅声不绝于耳。此时，托马斯·林德正在谷仓后面的小丘上种萝卜。这是一个瘦小而温和的男人，安维利镇的人们都习惯称他为“瑞秋·林德的丈夫”。

与此同时，马修·卡斯伯特一定也正在靠近小河的那片红土地上忙着种萝卜吧。林德太太之所以知道马修现在的行踪，是因为前一天傍晚在卡莫迪村的威廉·布莱尔商店里，她恰好赶上了马修在和彼得·莫里森聊天，她那双灵敏的耳朵无意中捕捉到了马修要在次日午后播种萝卜的新闻。当然，如果不是彼得问起，马修是不会说起这事的，因为他从来都不是一个主动攀谈的人。要是没人追问，他可不会透露有关自己生活的任何讯息。

<sup>1</sup>译者注：主日学校的英文为 Sunday School，是英、美、加等国的教会组织在星期日为贫民开办的初等教育机构，兴起于 18 世纪末。

恰在林德太太想起马修之时，一件令她百思不得其解的事情发生了：现在已经是午后三点半——通常这个时候大家都还在地里忙着农活，马修却不紧不慢地驾着一辆马车穿过山谷，缓缓地盘山而去；而且，他还穿着一件白色的硬领衬衫和他最喜欢的那套礼服。如此看来，他应该是要离开安维利镇去办些要紧的事；那辆由棕栗色母马拖拉的二轮轻便马车也提醒了林德太太，马修此次看来是要出趟远门。那么，马修究竟是要去哪里，又将去干些什么呢？

若是换作安维利镇的其他人，林德太太只要将眼下的情景巧思一番，就一定可以猜他个八九不离十。可是马修的情况却与众不同：他几乎从未离开过安维利镇，因此可以肯定的是，这次出门一定是遇到了什么特别紧要或不同寻常的事情。马修这个人性格内向，在整个安维利几乎找不出比他更内向的人。他素来不喜欢与陌生人打交道，甚至鲜少在那些必须和其他人交谈的场合中露面。然而此刻，他却穿着硬领衬衫和光亮的礼服，赶着轻便马车盘山而去，这可真是平日里难得一见的场景。林德太太思来想去，却依然是毫无头绪，而她这一整个下午的好兴致，也就此被弄得烟消云散了。

“下午茶后我就去一趟绿山墙农舍，跟马莉拉打听看看，马修到底是去哪儿了。”这个小镇上人人佩服的精明主妇暗下决心，“他往年可从不在这个时候进城，而且也从不走亲访友；如果是因为萝卜种子没了要去城里买，他干嘛要穿得那么正式，又干嘛非得自己赶着马车去？如果是家人病了去请大夫，他又怎么会那么不慌不忙、气定神闲？如此看来，昨晚一定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是我居然不知道，也猜不出来是什么。我一定得去弄个明白，要是弄不明白，我可是一刻也不得安宁”。

于是，下午茶后林德太太便出发了。马修的家住在绿山墙农舍，那幢掩映在果园中的大房子离她家只不过几百米的距离。不过，由于小路蜿蜒，路面也不甚平坦，所以走路过去还是得花上不少时间。马修·卡斯伯特和他的父亲一样，性格内向而不善交际，当年老卡斯伯特修房子的时候，特意选择了这么一个离群索居的清净之所。当然，马修的老爸也并未夸张到

将房子建在树林之中；绿山墙农舍最终被修筑在果园和耕地的边缘，一直到今天都没有再重新挪动。倘若你站在安维利镇的那条大路上，便可以看到其他房屋被错落有致地修筑在道路两旁，可是，隐秘的绿山墙农舍却几乎不在你的视线之中。在林德太太看来，住在这种偏僻的地方，简直不能算作是一种“生活”。

“这种地方有什么好过的？”林德太太一边嘟囔着，一边踏上了长满野玫瑰的小径。小径两旁草木茂盛，路面上还清晰可见马车留下的深深的车辙印。“住在这这么偏僻的地方，难怪马修和马莉拉两兄妹都那么个性古怪。要这么多树干嘛呀？人总不能和草木相伴终身吧，我宁愿天天看着人，也不愿终日看着树。虽然马修和马莉拉看起来倒是自我感觉良好，但是我觉得他们只是习惯了这种生活而已。就像爱尔兰人说的那样，人是什么情况都可以适应的，就算是有一天被吊死了也可以适应。”

正思忖着，林德太太已经走到了小径的尽头，进入了绿山墙农舍的后院。这里满眼都是夏天的葱茏，干净而漂亮。院子左边栽着一排高大的柳树，右边则种着一排笔直的白杨。院子里十分干净，甚至看不到一根树枝或是一块碎石——要是有，那可肯定逃不过林德太太的眼睛。林德太太暗自赞许，觉得马莉拉和自己一样，做起家务来倒也是勤快而细心。人们甚至可以在院子里席地吃饭，起身后也不会沾上一丁点儿尘埃。

林德太太用力敲了敲厨房的门，听到应声后便迈步走了进去。绿山墙农舍的厨房是一处令人心情愉悦的好地方，如果不是干净整齐到像是许久未用的客厅，或许还可以让她感到更加愉悦。房间的东西两面都开有窗户——透过西窗可以看到后院的景致，六月的阳光如潮水般温暖地涌入屋里；东窗外爬满了纠结缠绕的爬山虎，它们将透进来的阳光也都染上了柔和的绿色。再往远看去，果园里的樱桃树上开满了洁白的花朵，山谷里的白桦树则在微风中垂首立于溪边。马莉拉喜欢坐在东窗前，避开午后直射的阳光。于她而言，世间万物都应该被一丝不苟地严肃对待，阳光在这种环境里却总是显得有些轻佻和不负责任。今天，她照例坐在东窗之前，手里忙着针线活儿，身后的餐桌上则已经摆好了晚餐用的杯盘。

趁着转身关门前的空当，林德太太已经把餐桌上的东西迅速地过了一遍。桌上摆了三个盘子——看来马莉拉一定是在等着什么人和马修一起回来用餐；但是点心倒都是再普通不过了，只有海棠果脯和起司蛋糕——看来她要招待的客人应该也不是什么特别的人士。那么，马修的白色硬领衬衫和那匹漂亮的棕栗色母马又该怎么解释呢？这个一向清幽寻常的绿山墙农舍，今天却发生了这等稀奇之事，简直把林德太太弄得云里雾里了。

“晚上好，瑞秋，”马莉拉轻快地问候林德太太，“今晚天气还不错啊，来，快来坐下吧。家里人都还好吧？”

马莉拉和林德太太的性格其实完全相反，但是尽管如此——或许也正因为这种相反相成的个性互补，她们之间反而一直保持着一种近乎于友情的亲近关系。

马莉拉身形高瘦，棱角分明，缺乏女性的玲珑曲线。她的头发已有些花白，却总是在脑后盘起一个结实的小发髻，再用两只金丝发卡将它严严实实地固定起来。在林德太太看来，她这种打扮显得有些天真、刻板和僵硬，事实上，她也正是这样一个人。如果真要仔细观察，还能发现她嘴边几分略带诙谐的神情；也幸亏如此，她刻板僵硬的形象获得了些许补救。

“都挺好的。”林德太太答道，“我还以为你是不是身体不舒服呢，我今天看到马修出门了，还想着他是不是去请大夫了。”

马莉拉的嘴角会心地抽动了一下。她早已猜到林德太太此次登门是所为何来，她知道，马修驾着马车破例出门，一定会激起这位老邻居的好奇心，而她要是不弄明白，肯定是不会善罢甘休的。

“啊，没有的事，我的身体一直挺好的，只是昨天有那么点儿头疼。”她说道，“马修是去布莱特河车站了。我们从新斯科提亚的孤儿院收养了一个男孩儿，他今晚坐火车过来。”

就算马修去迎接的是一只来自澳大利亚的袋鼠，林德太太也不会像听到“收养孤儿”时那样大吃一惊。她一动不动地呆立了整整五秒钟。从马莉拉认真的语气判断，她绝对不是在开玩笑，但是，林德太太还是不由自主地这样认为。